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四辑

胡吉日图的毡寨

胡吉日图

沙·布和 / 著 春华 / 译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四辑

胡吉日图的迷雾

沙·布和 / 著
春 华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吉日图的迷雾/沙·布和著; 春华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12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 - 7 - 5063 - 9348 - 5

I. ①胡… II. ①沙… ②春…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7485 号

胡吉日图的迷雾

作 者: 沙·布和

译 者: 春 华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袁艺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蒙文题字: 艺如乐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 net. cn

http://www. haozuoja. 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60 千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9348 - 5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葛笑政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张 陵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乌兰图雅

刘 方

统 筹：陈晓帆 赵朝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胡吉日图的迷雾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
人生多少的蹉跎事。
无法还原的牧人那一道风景线，
是胡吉日图^①人铭心的记忆……

—

草原深处，大巴特尔一个人在忙活着。他把手中的铁丝网线叠成双层，狠劲地拽着、拉着，而那些经不住他双臂蛮力的铁丝网线，有的不争气地当场就崩断了。可他今天好像出奇地耐心，一点都不生气，也不气馁，把断头一个一个接上，呼哧呼哧地继续埋头苦干。

“好了，这回倒要看看，咱俩谁能胜过谁……”一大早，迎着初升的太阳开始了营生，近晌午时就把与青格勒临界草场的三百米长铁丝网修整利索的他，不无自豪而又自信地自言自语着。

① 胡吉日图：地名，即“盐碱地”之意。

草原汉子的声音厚重浑厚，他咬紧牙关，双侧太阳穴一阵阵地鼓动着。

“嗨，不必跟那些不知好歹的人东拉西扯了，还是早点划清界限的好。”他继续自言自语地说着，并拿上钳子、铁锹，捆住多余的铁丝网线背上，愉快地向家走去……

忽然，他看见自家那高大肥壮的红棕色奶牛又大摇大摆地向它熟悉的草场奔去。

“这个讨厌的家伙，真是本性难改……”刚准备迎过去赶它，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他想在原地看个究竟。只见这奶牛迈着矫健的步伐轻车熟路地直奔那个经常进出的口子，可迈了迈腿，好像被大巴特尔刚修好的铁丝网花刺头把肥大的嘴脸扎了一下，猛地甩了甩头颅就地回头了。大巴特尔知道自己半天的辛苦有了成效，不由得沾沾自喜，心想：哼，我只是想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而已，不然早就这么修好了，还用等到今天？

最近，大巴特尔心中总是憋着一股无名暗火，可这股火并不源于眼前这头红棕色奶牛，而是源自邻居那个叫青格勒的，与他岁数相仿的同龄人。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昨天，大巴特尔怕自己家几只羊又进别人家草场，所以专门从褐色堤坝东侧口绕着把羊赶了回来。可隐隐听见堤坝西面好像有人在吼叫，并伴有阵阵的摩托车喇叭声。他怀疑自家那几头不争气的牛又进了青格勒家的草场而被无情地驱赶着，急忙跑上小山坡一样的堤坝看，果真不出他所料，他所怀疑的事情正在眼前激烈上演。可怜他家那几头牛被追赶得如同马群一样，在飞扬的尘土中没命地四处逃窜。

“嗨，哪个不懂规矩的毛驴呀，不知道那是秋肥的牛啊……”火冒三丈的大巴特尔立刻猜到是近邻青格勒，而且又立刻意识到

他是在与自己清算去年的老账。

去年的秋天，大巴特尔把青格勒家几只羊从自家草场上赶出的时候，不小心手重了点，把他家一只羊的腿给打断了，而那只羊也不争气，就因为那点伤痛流了产不说，来春的时候还因体力不支死掉了。想到这儿，他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但却发狠地想到：哼，咱们倒要走着瞧，你青格勒家的羊从此就不再进我家的草场了吗？只见青格勒还是不管不顾地往里驱赶着已经进了自家草场的牛们，大巴特尔真是又气又恨，他心里骂着娘：嗨，他妈的疯了吗你？进了自家草场的牛还狠狠地赶……可青格勒不知是没看见还是故意做给他看，在点了一支烟后抓起块石头又朝着牛背狠狠打了过去。而被打怕的那些牛们又一次没头没脑地狂奔了起来。

这个愣头青，到底想干什么？大巴特尔忍耐不住跑了过去……

两人是几年前先后从学校出来的，虽算不上是好朋友，也不算是仇人，仅仅是普通校友而已。大巴特尔是家里的独生子，从踏进校门开始，虽说学习方面不太突出，可是身体健硕的他体育很好，所以有过两年当体育委员的光荣历史。不过后来他因和不懂事的孩子为伍，偷拿小卖店的啤酒喝不说，还因多次抢掏低年级学生的衣兜等事而被“光荣退学”了。而青格勒是因两个姐姐早早辍学，姐姐们刚到二十就都给嫁出去了，所以被寄予父母厚望的他很努力地学习，虽然不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但还是在学校有点小名气的。初中毕业后考了通辽职业学院的他自我感觉考得还挺不错，可他望眼欲穿地等到最后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过后才听说苏木^①书记森格的千金替他去了那个学校。青格勒初次体验到了人世间的黑暗，虽然愤愤不平，但一名普通牧人家子弟

① 苏木：内蒙古行政区划名，相当于乡。苏木达即乡长。

还能怎样，只能眼睁睁地接受现实呗。

其实这两个年轻人之间也没啥太大的矛盾。因为草场或牲畜等鸡毛蒜皮的事大家都有过口舌大战的经历，也不算是很稀奇的事情。可是大巴特尔心中却有个解不开的结，那就是青格勒曾经给大巴特尔老婆陶格斯写过情书，而更让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是那封情书居然曾一直在他老婆手提包中被珍藏着。其实这只是大巴特尔和陶格斯恋爱时一个小小的插曲，可这件事却在大巴特尔和青格勒的每一段微小冲突中，总是起着导火索的神秘作用。

“你想干什么？把它们赶死了你才高兴啊？”大巴特尔呼啸着奔到青格勒跟前。

“谁赶了？进了人家的草场没人管，稍微赶了一下，好家伙都是火爆脾气，真是发了疯似的没命地跑……这会儿虽说进了自家草场，但不往里赶一赶回头又进了我家草场怎么办，谁管？”

“再进是再进的事情啊，现在不都在自家的草场了吗？”

“那就麻烦你自己再往里赶一赶吧！”

“自家的牛往哪儿赶我自己知道，不用你教。可你那么明白的人怎么总是把羊放到我家草场啊？”

“什么叫‘总是放到你家草场’，你太讹人了吧？今天我可没有像你那样带着杀气赶牲畜……这样安全地赶出去，够仁义吧！”

“哼，去你老子的仁义！”

“你为啥骂人？你这个没父母没教养的野人！”

“比起你我可是根正苗红的啊，不像你是个讨人嫌的多余种的……”大巴特尔得意地大笑起来。青格勒不及大巴特尔壮实，打不过他，但听到这话他还是无法控制沸腾的热血。原来青格勒他爸是他奶奶未婚生子带着嫁过来的，当地人称他爸这样的为“多余的外甥”。这事儿他俩是从老人们的闲谈中知道的。

“去你个头，你个畜生少在这儿说人家的坏话！”青格勒随手

就朝大巴特尔飞了块石头过去，大巴特尔却敏捷地躲过袭击，随即上前一步用马棒狠狠打了对方一下。

这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大巴特尔辗转反侧了一夜。清晨他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连早茶都没喝一口，就匆匆出来修复草场的铁丝网了。到目前为止好像一切相安无事，修完铁丝网多少有些放了心的他往家走，可心里总是觉得有一辆黑白相间的吉普车闪着警灯正沿着草原路奔着他驶来，或许已经在他家门前等着？想到这儿，大巴特尔感觉浑身阵阵发紧。

唉，要是把这偌大的胡吉日图草原当中划分给两家就好了，那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事了。自从按户划分草场之后，各种各样的口角总是不断，真是好郁闷啊……他边走边想：现在大家把各自的草场都围了起来，所以各管各的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可是青格勒家那羊群真可谓是白色旋风，稍不注意就铺天盖地涌进了你的草场。也难怪，没围栏以前几家畜群习惯成群结队地一起翻山越岭，逐水草之美而漫天遍野地跑，可有了围栏之后，突然在有限的地界里被赶来赶去的，畜牲们也不习惯了。它们怎能懂得进了别人家草场会给主人带来不必要的口角和矛盾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草原牧户人家还互相客气给邻里留些余地，可一旦回过味来，懂得只能在这有限的草场上计划全家的谋生问题时，马上把各自的草场都围了起来。虽然有些人还犹豫过怕把草原路封住给来来往往的路人带来不便，但后来因形势所迫，不得不你追我赶地围了起来。有钱的把钱掏空了，没钱的贷了款，把蜘蛛网一样的网围栏遍地拉了起来。这个大风气的结果是，使那些无边界地自由吃草、闻风寻觅同类的畜群成了现在各种矛盾的焦点，经常连累各自的主人。大巴特尔和青格勒两个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失去了以往的和气，已经到了挥拳见血的程度了。

警察来了就来了吧，我只是在自家草场上维护了自家的牛，只是动作稍稍过了点而已，大不了罚几个钱赔偿罢了。可是青格勒家的羊群不可能因此就懂事了，老实了，不再进我家的草场啊……大巴特尔边无奈地摇着头边安慰着自己，谨慎地往家走。远远看见老婆陶格斯在自家门前门后忙碌着，好像平安无事。他深深呼出一口气，放心地慢慢走向家。

二

灰白色的晨雾随着初升的火红的太阳慢慢散去，而远处的山峦在晨曦中梦幻般飘动。又一个炎热的白天开始了。

萨日娜烧开了水，略凉一凉装满了水壶，准备拿上太阳帽推上自行车跟着羊群走。青格勒也准备去农区，寻找来他家当羊倌儿的人，这已经是第四次为此事而出门了。

出门前，萨日娜为鼓励老公愉快地说：“今天，刘萝卜头儿只要在家，你怎么也能领回来吧？别担心家里，我会跟好羊群安全回家的。如果他不在，也别着急赶回，打听打听合适的人再……”为让出门的男人放心，萨日娜还故作轻松地跷起食指和中指，调皮地做了个成功的手势。

“天炎热，小心中暑啊……中午回家休息一下吧！”青格勒嘱咐完才走。

沿着一条河，围着一口井居住多年的胡吉日图草原的人们，经过近几年的政策变化，今天已到了以细细的铁丝网分割各自的辖地，连牛羊的蹄子都不能越界的境地了。这个现实让土生土长的人们很不适应，原先的长调牧歌草原，宽广美丽的戈壁已成了若干的小天地，如同流行歌曲一样紧张而短促。牧人放牧用的那

个曾经的小木屋已从山头上消失，成了野鸟的栖息地。而一些每天无所事事，油嘴滑舌的，走到哪儿蹭到哪儿的懒汉们也开始无处可去了。只有劳动才能生活，才能与人平起平坐的现实理念，开始挑战人们固有的思想。生存的权利、生活的艰难、牲畜的命运以及牧人的智慧统统成了时代变迁的牺牲品，大自然的本色被束缚，神圣的自然规律已被歪曲。大巴特尔家西门塔尔黄花种牛，在发情期几次不管不顾奔向年轻的母牛，“命根子”都差点被割掉了……

“这发疯的畜牲哎，废掉了我人工配的种子……”主人是愤怒地往出赶种牛，而发情期的母牛却奋不顾身地朝着种牛奔……嗨，如果母牛会表达感情，它是绝对不会替主人心疼被种牛破坏掉的人工种子的。

“全完了，再配种也难成功了！”兽医黑脸苏雅拉图不无惋惜地摇着头。可母牛最终的命运也仅仅是变成了几张红色人民币就结束了。

想到这些，萨日娜伤感地惋惜着为了一时的情爱冲动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母牛，默默地跟着羊群走着。

萨日娜是五六年前高中毕业回家的，她那与绚丽的野花媲美的容颜和活泼朝气的性格赢得了十里八村年轻小伙子的赞美声。那时正值包群到户的春风吹拂北方草原刚刚几年，一不小心坠入爱河的她，不闻世间苦难为何物而在蜜一样的甜蜜中一觉醒来，已是为人妻几年的光景了。偶尔为维护自家的男人与左右邻居红红脸，偶尔又为生活中的琐碎与丈夫青格勒嘞嘞嘴的她，日复一日地过着普通牧羊女的平凡生活。可内心深处那股隐隐的不甘心，有时候让她有些莫名其妙的烦闷。跟着羊群走在大巴特尔草场边缘的她，无意识地放眼望过去，一股胆怯的感觉在她心中油然而生。

青格勒要去找的刘萝卜头儿是嘎嗨图^①嘎查^②刘斜眼儿的独生子，而青格勒的父亲翁果来与刘斜眼儿是老相识。刚包群到户的时候，刘萝卜头儿曾跟他父亲来过一次青格勒家，是个比他高半头的黑小子。当时刘斜眼儿在老家还有老婆，他是领着儿子在青格勒家放羊。可两三年之后，刘斜眼儿听人家说去大同挖煤的话能挣大钱，于是他就带着老婆孩子去挖煤，可没挣到大钱不说还差点讨吃要饭，连老婆也跟着别人跑了。经不住这般打击的刘斜眼儿疯了一阵之后把孩子刘萝卜头儿独自留在他那破败不堪的旧屋里离世了。从此，刘萝卜头儿时不时地来牧区走一走，去去父亲在世时的老相识家，弄些杂碎边角料等东西回家。他第一个去的就是青格勒家，帮忙干这干那的，住了几天才走。现在听人们说刘萝卜头儿总是找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头儿，在村庄屋前树下玩些民间纸牌消磨时间。

青格勒找到他时，他正在一所土房檐下与一堆玩货们叽叽喳喳地玩耍。因为他们两家老人是老相识，加上他俩又有曾经的交情，刘萝卜头儿见了青格勒显得格外高兴，热情地请进了自己的“寒舍”。

正值秋收时节，可农村好像很少看见青壮年人的影子，都出去打工了。听刘萝卜头儿的口气，像他这样的人好的用人单位看不上他们，而他们也不太想干苦力活儿，一听苦活儿他们就打心眼儿里发怵，梦中都吓得头发根根竖起，所以只能无所事事地待在村里。

“唉，去年听说大叔去世了，虽然想去吊唁，但因为车马等种种原因没去成，真是失礼节了……现在婶婶身体还好吧？”刘萝卜头儿很是亲切。

① 嘎嗨图：地名，即“盛产猪的地方”。

② 嘎查：内蒙古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村、屯。

青格勒想顺便预先提示一下自己的来意，说：“母亲在大姐家看孩子做饭呢，在苏木……”

“嗨，先不说别的，再大的事也大不过吃饭的事情啊……来，咱俩还是先考虑慰劳肚子的事吧！”刘萝卜头儿说着就麻利地点火做饭了。青格勒从小就与他为伴多年，深知民以食为天的理念，也没太客气就等着吃饭了。

刘萝卜头儿在石板子上搓着做的莜面，别说肚子已经饿了的青格勒，就是想吃肉想疯的人都会觉得眼前的饭格外好吃。在初见的人们眼里，他们那鸡爪子一样的黑条绒般的手让人有些恶心，但他们自己从不在意。青格勒父亲生前就跟邻接的村庄有来往，虽然对他们那吃葵花籽吐得满嘴满脸的皮、女人的衣襟袖子从来看不清原来的颜色这些事十分讨厌，但依然还是很欣赏他们的厨艺水平。有时候父亲在家吃饭的时候，会当笑话讲：“嗨，那些老先生们啊，从不在意，锅里洗完衣服马上就用它来蒸馒头呢……”母亲嫌父亲说人家坏话而生气，可父亲还半开玩笑地说：“该洗的还是洗呀，能有啥办法……肚子可不管那些细节，一闭眼睛，该吃的还是照吃不误的。”每每听完这些，母亲更加注意卫生了，每当爸爸要去农区，首先把爸爸的牙刷给带上。想起这些趣事，青格勒不禁咧嘴一笑，但牵挂家里的他一刻也不想耽搁正事。

“萝卜头儿啊，我们那儿已经都围起来了，你也听说了吧？这一来那些听不懂话语的畜牲们总是不断地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口角……你也知道咱两家一直来往的好……看看打草的时候你能不能帮我一两个月，价钱不会亏待你的。”着急的青格勒直奔了主题。可刘萝卜头儿好像早就猜到了他的来意一样，听了青格勒一番话没有马上回应，不知心里琢磨啥，“哎……这……”了半天才开口道：“平时只是几天的话我帮帮忙就算了，但是……”

他话中有话地强调了“只是几天”，青格勒马上意识到对方关心的是工钱和打工时间。想探探对方真实想法的青格勒精明地接上话说道：“在我家的话多长时间都无所谓，你看自己的情况吧！”青格勒参照多数羊倌儿的做法这样说。

听了这话的刘萝卜头儿情不自禁地眨巴着眼睛，心想马上到口的肥肉啊，不能太贪心，不小心让青格勒犯了倔脾气的话，这家伙一甩手就会出门找别人的。想到这儿他装作沉思着叹息道：“唉，说实话，两个月算啥呀，我也正计划着出去找找零活儿干干……要是去大同，入冬前装装煤车的话也能挣几个钱，但正好还没定呢……对我来说去哪儿都是个去……眼前你们是缺人手呢，我怎么也得……”

青格勒虽早就知道他这样假惺惺地做样子，不过真看着他还是觉得有些好笑。太容易答应的话以后怕被抓把柄，所以好坏都得说尽，之后让你无法挑剔，这是他们的习惯心理。其实刘萝卜头儿如果在地里雇用农机的话，可能一年的收入都支援人家农机户了，得不偿失，可转租给别人的话也许更是分文不得。这样的两难境地，他最好的出路是到牧区当个羊倌儿，能过个旱涝保收并略有结余的生活，这是当地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谁要是得到这样的差事，那可真是抽了上等签的事情。青格勒其实心里明镜似的，看他还在自作聪明地咧咧，爽快地说：“行了行了，你看，先定一年好不好，一只羊一个月一元，我负责穿戴，吃住也是我的……”

刘萝卜头儿竖起大拇哥，皮笑肉不笑地说：“这小子，跟大叔一样爽快利索。行行，就按你说的吧，其实我们这儿人给三块都没人去……”

事儿已经妥了，青格勒心中那块石头也自然落地了。

这几年，连续换了五六个羊倌儿都不行，干两天就自个儿原